



——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四——

一九七八年的秋冬，我在紐約長島石溪州立大學世界宗教研究院閱讀敦煌膠卷，為期五月，邊讀邊記，搜集了若干資料，以「讀敦煌膠卷筆記」為總題，寫成一篇文章發表。這一年來，因雜事相纏，無法專心寫作敦煌文字，先後只寫了三篇文章：「五台山曲子六首及其它」、「見於敦煌卷子的古代戒牒問題」、「談押座文」，並以總題「讀敦煌膠卷筆記之一、之二、之三」的形式，刊登於台灣「菩提樹」月刊。這些文字，雖然標以「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幾，只是記寫作先後之次第，文章的本身，都是各各獨立的，彼此並無相連的關係。最近承香港「內明」月刊沈主編來函索稿，因在旅行的雲遊途中，生活遷移不定，一時無法另寫專文報命。茲將本文「關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四）——改移「內明」月刊發表。本人向無「一稿兩投」的「惡習」，為免外界未明，特記因緣始末如上。

——幻生附識

我在「讀敦煌膠卷筆記之三——談押座文」中，曾經提到：「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前面也有押座文的問題，現在，我想就「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作一專文，分析與論述。

藏於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的敦煌卷子，斯坦因編號S三四九一號這個寫卷，便是「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卷子。這個卷子不是一個完整的卷子，後面缺少若干。究竟缺少多少？我們沒有見到第二個寫本，可以與之對照，所以無法知道。藏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寫本，伯希和編號P五〇三一號卷子，也是「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卷子，這個卷子僅存末後的一部份，似為倫敦所藏卷子之後段，但兩者文意無法連貫銜接，顯然中間還是缺少若干的。

去年我在世界宗教研究院閱讀S三四九一號這個卷子的時候，曾經引起我很大的注意。因為，這個寫本，帶給我的問題最多，爲了思考這些問題，我花去很多時間，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首先引起我注意的，這個寫卷裏面，有二個相同的押座文。第一個押座文，是「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押座文，押座文後面，有一段變文，但是，變文並不完整。接着是第二個押座文，文後是「破魔變文」。我很奇怪，爲什麼一個卷子裏面有二個押座文？而且押座文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爲什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變文沒有寫完，接着就寫「破魔變」的變文？是不是破魔變的變文，包含在「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變文裏面？如果是這樣，爲什麼破魔變的變文前面，又要安立一個押座文？這是代表什麼意思？「破魔變」與「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主題內容是否扯得上關係？這一連串的問題，盤據我的腦際，久久揮之不去。當我讀完了這個卷子之後，閉目沉思，分析這個卷子的主題內容。卷子的標題，是：「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但真正寫「功德意生天因緣變」的文字不多，似乎還是題前的敘說，主題的部

份，尚未開始，文章突然中止。相反地，破魔變的部分，似乎是個有始有終的完整變文。雖然，綜觀全卷，這不是個完整的寫卷，後面缺少若干，但就現存的這一部份文字，而做分析研究，在我的感覺上，感覺到這個卷子有些怪異，問題重重。當時，我想將這個卷子的全文全部抄錄下來，做精細的研究，可是，由於這個寫卷的文字很長，時間不容許我做全部的抄錄，我只將破魔變部分，魔女與佛陀問答的詩詞，抄下一部分。今年我讀周紹良的「敦煌變文集」，其中收錄了英國的S三四九一號卷子，和法國的P五〇三一號卷子，使我有緣重新研究這篇變文，並做一番尋根的探討工作，撰寫這篇文章。

×

×

×

S三四九一號「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這個卷子，仔細地研究起來，問題最多，也是研究敦煌學者最不易解說的一個卷子。其中主要的問題，這個卷子將破魔變文夾寫在裏面，能夠說明這個問題，其他的問題，也就容易解釋了。周紹良編的「敦煌變文集」，在「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前面，有這樣一段按語說明：『藏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編號S三四九一，這篇東西中間，夾寫着一段破魔變文，它的內容，視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P二一八七號卷子爲完善。我疑心破魔變文是講頻婆娑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文中的一段材料，所以才會夾寫在一起。』（見該書二六三頁）依照周紹良的看法，破魔變文是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文中的一段材料。周氏的這個看法，依照我們研究起來，並不確當，我們可以舉出很多理由證據推翻周氏的看法。這個問題的成因，我們應該從敦煌卷子的全體上着眼研究，才能真正了解敦煌卷子中的許多怪異問題。去年我在閱讀敦煌卷子期間，時常遇到許多類似這類的怪異問題，經過我的思維研究，我了解到這類問題的成因。現在，讓我說明一下這類卷子形成的來龍去脈。

一般所謂敦煌卷子，除了部份的佛經等寫卷之外，其他大多不是作者的原始手稿，而是輾轉抄錄而來的。這些抄錄者，多是

出自私人的愛好，自己保存而已。其中知識程度稍高的，固然不乏其人，但是，絕大多數的抄錄者，知識水平都不太高，這些，我們從他們抄寫的字體上，可以辨認出來。有些抄寫者的字，寫得東歪西斜，多一筆或少一筆的字，時有所見；其他簡筆字，怪異的字，辭書上找不到的字，屢見不鮮。抄錄的文字，多寫了一字，或脫漏了一字的，也每每皆是。我在閱讀這類卷子期間，非常困擾。我從不同的寫卷而做校勘，由校勘所得，使我了解到這些問題的來源。此外，還有部分的敦煌寫卷，是屬筆記性的雜錄，前面雖然有一個標題，但抄錄的內容，並不完全屬於這個標題所有。這類東抄西抄併合而成的卷子，中間並未分開，都是連在一起，最使閱讀者容易發生錯覺，以為是同類的卷子。我讀這類卷子，也常常發生錯覺，以為是同一卷子，可是，當發現前後文意不相連貫，後面的內容與前面的標題，成了風馬牛不相及的時候，只有回過頭來，重新細讀，仔細揣摩，推敲分析，經過這樣的艱苦探索，我才知道這是雜錄而成的卷子。「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卷子，大抵也是由這種情形而來的。至於周紹良所說，我們不能同意。因為「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所依據的經文，我們可以從大藏經中找出，不論將功德意的故事如何加以推演轉變，也與破魔變扯不上關係。縱然要與破魔變拉得上關係，文字與故事的敘述，也應該自自然然帶進另一個故事之中，不會突然中止，前後不能連貫的；這在文章的作法上，也是欠通的。所以，我們不同意周紹良所說。

我們研究「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這個卷子，抄錄者的確有些怪異，卷子中間除了夾寫了破魔變文之外，同時並將一個押座文用於二處，這在敦煌卷子裏，似乎很少見到的。究竟這個押座文是屬「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所有，還是屬於「破魔變」所有，很難令人加以斷定。就這個押座文的文章研究，它沒有明顯的所屬，固然可以用於「綵女功德意被殺的故事」上，同時也可用於「魔女燒亂佛陀的故事」上，甚至也能用於其他的變文裏面。這與維摩經押

座文與温室經講唱押座文，只能用於特定的一處，不能用之於他處的情形不同。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押座文也難得加以明確的指認，它是屬於某處的押座文。出現在同一卷子裏的二處押座文，我們根據周紹良「敦煌變文集」刊印的文字，做了一次文字上的校勘，從校勘所得，發現二處押座文，仍然有相異之字和增減之字的地方，這種情形，當然有周氏抄錄及排校時發生的錯字，但是，不可否認的，敦煌原稿上也有相異之字。究竟那些字是周氏抄錄錯了的，或排校錯了的，那些是原稿上相異的，此時我已離開紐約，來到洛杉磯，無法再去查對敦煌膠卷，重做一次校勘工作。現在我以「敦煌變文集」刊印的文字，用「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對勘「破魔變」，並作校注於後，以見一般。

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押座文

年來年去暗①更移，沒一②箇將心解覺知，只③昨日腮邊紅艷艷，如今頭④上白絲絲；尊高縱使千人諾⑤，逼促都緣⑥一夢期，更覺老年腰背曲，驅驅猶自為妻兒。（觀世音菩薩）

君不見生來死去，似蟻循環⑦。為衣為食，如蠶作繭。假使有拔山舉鼎之士，終埋在三尺土中。直⑧饒玉提金繡之徒，未免於一槭灰燼。莫為久住，看則⑨去時，雖⑩論有頂之天，總到無常之地。小妻恩厚，難為與⑪替死之門；愛子情深終不⑫代君受苦。茫茫⑬濁世，爭戀久居，茫茫⑭昏迷，如何擬去。不集開常意樹，欲析⑮覺花，天宮快樂處，須生地獄下。波吒莫去死，去了却生來，合嗟⑯傷，爭堪你却思量。一世似風燈虛沒沒，百年如春夢苦忙忙。心頭託⑰手細參詳，世事從來不久長，遮莫金銀盈庫藏，死⑱時爭豈⑲與君將？紅顏漸漸鷄皮皺，綠鬢看看鶴髮蒼。更有⑳向前相識者，從頭老病總無常。春夏秋冬四序催，致今人世有輪迴。千山白雪分明在，萬樹紅花閣欲開。燕來燕去時候促，花榮花謝競推排。聞健直須知覺悟，當來必定免輪迴㉑。（觀世音菩薩）（見「敦煌變文集」二六四頁）

校註：

- ① 「暗」，破魔變作「闇」。
- ② 「一」，破魔變無此字。
- ③ 「只」，破魔變無此字。
- ④ 「頭」，破魔變作「朝」。
- ⑤ 「諾」，破魔變作「喏」。
- ⑥ 「緣」，破魔變作「成」。
- ⑦ 「循還」，破魔變作「修」；全句爲「君不見生來死去似蟻修」。
- ⑧ 「直」，破魔變作「縱」。
- ⑨ 「則」，破魔變作「卽」。
- ⑩ 「雖」，破魔變作「次」。
- ⑪ 「與」，破魔變無此字。
- ⑫ 「不」，破魔變作「莫」。
- ⑬ 「茫茫」，破魔變作「忙忙」。
- ⑭ 「茫茫」，破魔變作「模模」。
- ⑮ 「欲析」，破魔變作「早折」。
- ⑯ 「嗟」，破魔變作「歎」。
- ⑰ 「託」，破魔變作「着」。
- ⑱ 「死」，破魔變作「四」。
- ⑲ 「豈」，破魔變作「肯」。
- ⑳ 「有」，破魔變作「見」。
- ㉑ 「聞健直須知覺悟，當來必定免輪迴」；破魔變作「欲問若有如此事，經題名目唱將來」。

由校刊所見，這個短短的押座文，便有二十一處不同的地方。我們從文意上審察，這中間，當然有些明顯的錯字。讀敦煌寫卷，最感困難的，也是這些地方。因爲，現存的寫卷，都不是作者的原始手卷，由輾轉抄錄發生的錯字，自所難免，何況抄錄者的知識水準不高，其情形更可想像。所以，我們從不同的寫本中，互相校勘，彼此文字上的相異，時有所見，即在同一個人抄錄的寫卷裏，情形亦復如是。誰是誰非，孰正孰謬，只苦了後世從事研究者。

「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這個故事，被記載在許多佛經裏。現在，我們先將大藏經的原文引錄於下，而後再錄變文的文字，兩相對照，可以知道變文沒有敘述完畢的部份。

撰集百緣經卷六「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頻婆娑王，每日三時，將諸官屬，往詣佛所，禮觀世尊。於其後時，年漸老大，身體轉重，不能日日故往禮拜。時諸官人，啓白王言：『從佛世尊，索於髮爪，後宮之中，造立塔寺，於此禮拜，香花燈明，而供養之。』時王然可。往詣佛所，啓白：世尊，即以髮爪與頻婆娑羅王，於其宮內，造立塔寺，懸繪幡蓋，香花燈明，日三時供養。時王太子阿闍世共提婆達多，共爲陰謀，殺害父王，自立爲主。尋勅宮內，不聽禮拜供養彼塔，有犯之者，罪不在請。於其後時，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有一宮人，字功德意，而自念言：此塔乃是大王所造，今者全污，無人掃灑，我今此身，分受刑戮，掃灑彼塔，香花燈明而供養之。作是念已，尋即燃燈，供養彼塔。時阿闍世王，遙在樓上見彼燈明，即大瞋恚，尋即遣人，往看是誰，見功德意然燈供養。使者還來，以狀白王。王勅喚來，問其所由。功德意即答王曰：『今此塔者，先王所造供養之處，以此良日，掃除清淨，燃燈供養。』時阿闍世，聞是語已，告功德意：『汝不聞我先所約勅？』功德意言：『聞王所勅；然王今者，其所治化，不勝先王。』時阿闍世，聞是語已，倍增瞋恚，即以劍斬殺。功德意乘此善心，即便命終，生忉利天，身光照耀，滿一由旬。時天帝釋及諸天等，咸來觀看，而問之言：『汝造何福，得來生此，光明殊特，倍勝諸天？』爾時天子，即以偈頌答帝釋曰：

如來出於世，如日月光明，照彼諸黑闇，皆悉普使明。見者生歡喜，心垢自然除，善哉無上尊，衆生良福田。信心修福德，我不惜身命，被害致命終，得生於天上。爾時天子，向於帝釋，說此偈已，頂戴天冠，著諸瓔珞

莊嚴其身，將諸天象，各齋香花，下供養佛，光明普曜於竹林，倍逾於常。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卽作是言：『自念我昔，積於白骨，過於須彌，涕泣雨淚，多於巨海；乾竭血肉，徒喪身命，今以得離。』作是語已，遶佛三匝，還於天宮。時諸比丘，於其晨朝，白世尊言：『昨夜光明，殊倍於常，爲是帝釋、梵天、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大將也？』佛告諸比丘：『亦非梵天鬼神大將，乃是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名功德意，供養塔故，爲阿闍世王被害，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說是功德意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大正四·二二九下——二三〇中）

「撰集百緣經」，是東吳時代月支國優婆塞支謙所譯，流傳很早，功德意供養塔的故事，也爲大眾所知。唐代的講經文與變文興起，以功德意供養佛陀的髮爪之塔，而被阿闍世王所殺害，藉此善因，獲得生天的故事，做爲變文的主題內容。功德意的故事，成爲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典故。

除了「撰集百緣經」記載功德意的故事之外，「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的「雜寶藏經」卷五，「天女本以然燈供養生天緣」，也是記述這個故事。現在我們將經文引錄如下：

天女本以然燈供養生天緣

爾時王舍城，頻婆娑羅王於佛法得道，獲不壞信，常以燈明，供養於佛。後提婆達多與阿闍世王，作惡知識，欲害佛法，是以國土怖畏，不復然燈供養。有一女人，以習常故，於僧自恣日，佛經行道頭，然燈供養。阿闍世王聞，極大瞋恚，卽以劍輪，腰斬而殺，命終得生三十三天摩尼燄宮殿中，乘此宮殿，至善法堂。帝釋以偈問曰：

汝昔作何業，身如聚真金，而有大威德，容貌甚光明？

天女卽時以偈答言：

三界之眞濟，三有之大燈，至心眼觀佛，相好莊嚴身。

法中之最勝，爲之然明燈，然燈以滅闇，佛燈滅衆惡。見燈如日光，眞實生信心，觀燈明熾盛，歡喜而禮佛。說此偈已，來至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卽還天上。比丘問佛：『以何因緣，生於天宮？』佛言：『昔在人間，於僧自恣日，佛經行道頭，然燈供養，阿闍世王，斬其腰殺，以是善因，命終之後，得生天中，重於我邊，聞法信解，得須陀洹道。』（大正四·四七二中——下）

「雜寶藏經」的這段記述，雖然沒有提及功德意的名字，這個故事與「撰集百緣經」是相同的，只是文字記載的詳畧不同而已。佛經中的故事，往往都是如此。「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從變文的標題上看，顯然是依據「撰集百緣經」爲主的。

我們讀完了上面引用的二段經文，對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的因緣，有了一個具體的了解之後，我們再來看看變文，以便知道變文缺少若干。

內宮爾時，以此開讚功德，我府主太保，千秋萬歲，永蔭龍沙，夫人松柏同貞。長永貴寵，城裏泰樂，五稼豐登，四塞澄清，狼煙罷驚，法輪常轉，佛日恒明。眞宗有召伐之興，俗巨有堯年之樂。時象運志誠，心大稱念：摩阿。

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

過去久遠，往昔世時，我佛大慈，出興於世，遍遊三界，普化四生。開八萬甘露之門，柱四千塵勞之逕。時則有王舍大城頻婆娑羅王，統渥瞻部，紹繼黔黎。常以政法治國，不邪柱諸民。衆心行於平等，遠近愍而復生意起，寬慈怨親，慰同赤子。爲王賢善，風雨順時。年常之五稼豐饒，庫藏之珍財盈滿。感得四方晏靜，八表欽威，外無草動而塵飛，內有安家而樂業。人民歡泰，嘆美其王。天神讚揚，亦皆敬護。加以深崇三寶，重敬佛僧。棄捨高榮，懇修功德。時遇世尊，行化說法度人。其王渴仰歸誠，遂於在家弟子。佛卽不違王願，隨樂許之。王請佛於迦蘭陁竹林，敷演於甚深密藏。每日將大臣眷屬，三時往就林中，步步而行，參禮於佛。

。經年度月，恒恒無懈怠之心，日日三界，不俚往來之苦。

婆羅大王治黔黎

常生十善化群迷

於諸群生普平等

感得時和內外清

七珍百寶無所乏

年友（年？）五稼有豐盈

人民歡喜皆稱嘆

諸天愛護讚精明

加以傾心敬三寶

不貪高貴世間榮

是時佛在山林內

三時就禮每精誠

大臣眷屬相隨從

往來途路步而行

請佛演說三乘教

普益一切諸象生

於是大王後乃漸漸老大，體重力微，難可故往於山林，日日三時而禮謁。然以端居寶殿，正念思惟，非分憂惶，忸怩反側。今者休罷禮拜，仗恐先願有違，若乃頂謁參承，力劣不能來往。即朝大臣眷屬，隱便商宜，中內有一智臣，出來白王一計：

佛有他心聖智

預知象生心意

大王意欲參承

莫煩其多憂慮

今日往於林中

佛前虔恭踟躕

求請少許髮爪

還宮敬造塔寺

安置佛之毫信

依此禮拜專志

共往山林之中

福分也合同比

時王取臣之計，遂往林中，即於佛前，求哀乞罪。弟子不是懈怠輕慢。（見「敦煌變文集集」（二二五—二二六頁）

「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變文，突然到此中止，其後是破魔變的押座文及其變文。就末後「弟子不是懈怠輕慢」這句來看，顯然下面尚有文字，只是抄錄者沒有繼續抄錄下去，而另抄「破魔變」文字。我們從這段變文的全體着眼觀看，文章到此，無疑地，才是開頭的叙白，還沒有進入故事的正主題。所以，我們不同意周氏的看法，破魔變是屬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一部分。明顯的跡相顯示，抄錄者抄錄「頻」文至此，轉而又抄破魔變文。因

為「頻」文的押座文與破魔變押座文兩者相同，所以極易使人發生錯覺，以為「破」文是屬「頻」文的一部分。

法國所藏的敦煌卷子，伯希和編號P五零三一號，也是「頻」文的殘卷，只見末後的一部分，其中尚有若干殘缺不見的字句，我們將它引錄如下：

（闕）諸大（闕）瓔珞（闕）養佛（闕）照於竹林前（闕）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爾時，（闕）道果踊悅心懷，即於佛前，歡喜讚嘆。

巍巍大聖尊，最勝無有比；父母及師長，功德無□□。超越白骨山，閉塞三惡道；能開三善門，□□□□□。

讚嘆佛已，復作是言：自念我昔，積於白骨，過於須彌，涕泣兩淚，多於巨海，乾竭血肉，徒喪身命，終無利益；我今於佛如來，隨生一念，一轉之間，得此妙果，超越輪迴，值人天逕。作是語已，遶佛三匝，還歸天宮處，若為陳說：

天子頂上戴天冠，兼之身上七寶纏；威容端正如菩薩，身光朗曜日輝鮮。

□□大眾來下界，各執香花就佛前；合掌虔恭而作禮，令其光影照雙間。

□□為彼說四句，天子諦受住心田；當便心當令開解，得證初位須陀洹。

□□道果懷歡慶，即佛功德讚無邊；自念無始從來事，修還六趣是因緣。

□□於四海水，聚骨過於富羅山；祇為無明相繫縛，遭迴不遇出頭年。

□□畧開演，菩提道果化周圓；作是語已禮佛足，又遶三匝却歸天。

□□丘至明清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昨夜光明，倍逾於常，為□□梵天，為四天王子，三十八部鬼神大將，也令其夜分，照耀竹林。」

（未完待續）